

程

由



程史卷第十一八則

相臺岳珂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

批前章  
酷似後  
兩章只  
是本來  
面目

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  
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  
山間曰予往謫夜即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  
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  
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走摩圍山腰胡  
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  
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  
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奇響節  
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翔舞  
胥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  
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  
柯 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  
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  
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  
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

鄉社一時網羅之味盖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  
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 兩朝 慶元間以退傳居于吉隱然有  
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  
僞學發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  
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  
爲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  
之遂露章奏劾且謂 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

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  
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關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 止不以爲然言者  
益急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  
公上表 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  
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  
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踈庸一介際遇  
四朝逮事 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 孝廟復久  
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  
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 光宗興念於元

僚亦屢分於闕寄肆 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  
里居首將正於狐丘業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  
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益輸於薪粲僅削司徒  
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崇德尚  
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  
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  
報 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  
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  
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 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  
洒然消釋既而 東朝奉寶冊 詔復其秩時北門

者當制 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誌  
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褫於一階 朕方建  
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 重闈而濡浹於慶施申念  
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  
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官保以居間矧  
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 嘉定更化 詔渝  
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 褒贈  
賜謚於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  
據案作色泣制撻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  
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

趣訖其罪使去 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于其主願留 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 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紹熙士子先君師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是也湯

繇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聳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灑以蓄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匱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

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  
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  
大之凡用鉦銖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  
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壯于朝舶司以  
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窄堵波  
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甃爲大址索而增之  
外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  
其中而圍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  
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群獠入于塔出于竇明晰  
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

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濃時爲  
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竄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  
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  
三宿而至塔裏麩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  
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  
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  
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  
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  
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與阜無遺珠璣香貝狼  
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區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園貨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 王荆公

三荆公相 熙寧 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爲遭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  
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元諸老力爭紛

紘之議殆謂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  
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  
于 元豐 上巳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  
年其後 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 遺弓之本意急  
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爲太息余嘗侍  
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  
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  
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  
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  
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



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  
聽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  
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 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

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 元祐史諫蔡元度下  
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 建中靖國初曾文

肅布主 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璣為右

司員外即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

史而壓 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郎尋責合浦

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宣辨其所紀載猶未

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

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

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政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 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

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 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 崇寧既建辟靡 詔以荆公對舒王

配享宣聖廟肇初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

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

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詔更書獻佞而請觀光乎

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亦等輕若之情  
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  
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  
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  
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  
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  
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  
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人曰又况臨川之所  
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請天子有比而之儀謂君臣有

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  
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顧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  
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  
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  
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憂不忘  
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遙詢要觀尊 主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 奏有 古陳  
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弃送與  
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傳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  
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

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剗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  
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達刑章若  
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  
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  
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  
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

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  
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  
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徃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  
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  
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文人看  
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  
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  
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  
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究鄒二

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  
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  
然 徽祖聖孝根心每以 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  
荆公爲非 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聞外有  
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 羹牆  
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  
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  
風厲以垂無窮者 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懸序以

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  
不憚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爲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  
數閤辭焉弗可乃強爲通益公方卧奮然起曰是當  
作即爲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  
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  
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 其文曰文章  
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  
萬世不可得而踰也言爲江西上郡自 皇朝逮今  
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脩以六經  
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

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  
以爲然 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  
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  
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  
編脩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  
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  
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  
邦非無宰相如劉沔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  
苑又引雷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  
謚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  
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 天子猶不敢專亦必  
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廈即縣庠  
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  
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  
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廈用意遠矣其  
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  
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儕配其間尚可謂  
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 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  
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  
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  
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謬 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  
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第十一

程史卷第十二 十三 訓

相臺岳珂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撥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  
一時士大夫畏罪籍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是  
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  
清都虎豹開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  
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也欲將獨力拄傾  
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瞻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於是有一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  
夜即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  
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詞云何虎死忽悲啼  
人生未省向來事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  
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  
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寤  
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  
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  
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

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  
不可乃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  
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  
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  
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  
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馳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  
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

汙亟命易之

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

勿勞太師檜

刀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

事大解諸公

何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

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

饋食中實肉笑厲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

問曾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閤屋仰

絀之使視椽椽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

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臣異謀遂得小槌

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厲汾泣

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

批當  
作以

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

微聞當路意汾旣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爲大夫人憂

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

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

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

猶未出語曾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

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

堂序權聲如雷王盧溪在夜即郡守承風旨待以囚

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恠

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羅燕之



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  
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  
二十年興摺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  
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役家在天台  
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錄詳紀  
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覺為善類之福不  
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

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  
丈席間時發警言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  
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  
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家竊  
聞之狗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悌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  
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  
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  
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  
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

批虎帥  
之字  
疑作以

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其  
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  
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  
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  
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  
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  
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  
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  
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貴

發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  
恠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 孝宗其略曰今世  
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  
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 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  
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  
成

猫牛盜

余享未歲官 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猫

善吓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腴爲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間以問客有能知問里之女奴者爲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猫犬類也夜冒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書攫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教于

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爲它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夙導繩通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

質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著

徽祖始

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

句云

###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慈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劔斫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其年亶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

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 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負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

疊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授充滿外路  
東宮徹章館閣進書雜流廝後例霑賞典曰隨龍  
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  
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醜賞累  
數百言 上覽而壯之 奎札付中書曰賞功遷職  
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以聞於  
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壘壘論事敢於廟 上  
上亦忻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文拜 東宮春坊陳  
龜年文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顯訴陳女利  
其富死有寃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 詔送

大理左右有爲之地者 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  
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必存 國法爲 子  
孫萬世計竟如初 詔韓子師以曾覲援有起廢意  
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 聖德後大臣或指二  
言之切爲賣直 上不聽 諭少融曰 朕自喜給  
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讒時王謙仲蘭承宗正進  
對曰今日不欺 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  
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疆禦馴致大  
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身阿封即墨之風焉至今士  
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爲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爲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爲德安守麓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爲安陸宰實爲其僚晁好飲而敢爲初亦相得又益厭乃枘鑿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卧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此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

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漆無餘往往至石  
滄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揚誠齋二詩  
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  
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  
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  
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  
鴻溝祗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  
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天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  
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  
倫擬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  
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  
集乃亦作宣字亦可恠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  
同疑亦傳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  
如何

### 金鯽魚

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  
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蒼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  
肯言或云以闌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  
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  
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



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 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 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身不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媿勉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薦而

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 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 賜號洞微先生蔡條 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既竒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豢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 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 徽祖嘗召之入禁籞 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

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  
乾坤鑑法可以厭穰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  
臣法鑄鑑冬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  
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  
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  
三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  
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  
億中不足竒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  
剡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程史卷第十二

程史卷第十三六則

相臺岳珂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  
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作  
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  
二子滋滂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  
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  
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  
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

批目人  
之人當  
作州

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  
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  
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  
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  
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  
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  
何罪一斤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  
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闈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  
紙勾音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  
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

批記問  
毋以蓬  
涉事乃  
劉元城

批幼子  
即秋房  
也實名  
洽

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毋曾啓問  
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  
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  
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  
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洽錄里士俞惠叔疇  
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網手驅  
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  
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  
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  
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

皇朝卷之三

批寧志  
作安

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  
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曾蟠萬  
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  
千金不當疇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  
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  
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  
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  
快足以吊此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  
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  
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

批此當  
作二期  
當作下

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成樓拾遺不逢東道主  
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搜兔  
窟老色上面懼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  
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  
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  
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  
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  
好刻此書裨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  
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

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  
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  
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  
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  
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  
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  
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之世用而實物外難  
得自然之竒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

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  
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  
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  
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  
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  
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二  
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  
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  
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

後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  
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燕穢  
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  
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  
以踣反袂空漣而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  
以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

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  
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  
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  
無魯曾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  
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大倫牝晨司禍  
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  
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  
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  
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

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  
本絲絲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閑關息商旅絕彼  
柔道牽九日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不落  
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  
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日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  
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葵光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  
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日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  
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

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敷十二日大易圖象隱詩書  
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  
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十三日顏生躬四  
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傳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  
濼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日元  
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  
五日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

批辭嚴  
看破處

批辭嚴  
義正

批謂勤  
學讀書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  
 能安十六日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  
 塵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  
 為我焚其書十七日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  
 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溥風  
 反淪喪擾擾胡為哉十八日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  
 方維鳴咸盟擲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

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者多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  
 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日哀哉牛山木斤  
 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  
 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日玄天幽  
 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  
 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辯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  
 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馳騁今  
 古剗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



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撰杖履以質疑焉

###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 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迺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 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黻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

特沾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批任有小醜集行於世後又有淵聖外遊疏文二道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 高皇淵嘿雷

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于外

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位

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丞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

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

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耻輒陳  
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  
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  
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  
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  
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  
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  
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  
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機之

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諒非方正  
之樂聞側聽衰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  
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  
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  
者官天府與馬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  
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斲制作  
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

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  
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不  
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  
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  
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詫以  
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  
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  
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  
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  
將貢之 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

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  
覺葉意知其有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  
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油覆琴而問葉曰琴之  
嫩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  
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  
衆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 本  
朝爲 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  
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 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  
爲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

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惜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彊薄醕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贗媿隨輒取羸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書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醜集

多用之 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愆通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子子固聖門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頽

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  
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請夫  
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  
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頰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  
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第十三

